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施銑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封建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

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始皇置酒咸陽宫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内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悦

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時賈誼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

大强也植立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邉匈奴與强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髙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

諸子雖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貲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

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楗之江楗謂立封界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旣難以言智茍身無事畜亂宿旣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

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八年夏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䟽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

代主也發忿快志刿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武帝時大司馬霍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

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
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位號
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
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謹與御史大
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
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
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早讓自貶以勞天下

慮皇子未有位號臣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青翟等議曰臣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以相傳

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大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戚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制

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青翟等議曰臣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

正眙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强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禽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

臣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
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青翟等復言曰臣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
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
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
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
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

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元光中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其計

東漢光武即位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封立兄弟諸子不

違舊章陛下德横天地興復宗統襃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遜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大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

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馬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光武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
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
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
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
者即授印綬
魏齊王時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
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

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而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

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禍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

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頼之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曁於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强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榦相持得居虛位海内無王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三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

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内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托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

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强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内齊代呉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怨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寛之過甚急之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䟽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外要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

以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之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絶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

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昫沸奸凶並爭宫廟焚爲灰燼宫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遷帝西京定都潁沛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

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民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髙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

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宫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

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吳大帝黃武七年孫慮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帝未許久之尚書僕射 缺 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禀性聰敏才兼

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

黄武中南魯二宫初立尚書僕射是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

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

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踈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

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

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絶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

以藩衛王室令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户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

東晉元帝時後軍將軍應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界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絶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

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

後魏大武帝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司徒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内四王之居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

孝明帝時詔訪寃屈光禄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詩

稱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夓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

滅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寃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輙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璧疑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别户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泰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封減

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户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

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安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禄無窮支庶則屬内貶絶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

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按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兹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髙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

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户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
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禄力並應依所
封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蓄王粟帛仍本户邑雖盈
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户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
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
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脱蒙允求
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
隋高祖踐阼命奉車都尉于宣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

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罝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顔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

樹建蕃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鴻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輙申管見戰灼惟深帝嘉納之

唐太宗即位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

封德彞以為令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封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吕后欲危劉氏終頼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

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駁世封事曰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闡理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
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
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
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
王綱弛廢而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
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

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圮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籙締搆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

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反東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弟子之勃興抗龍顔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

俱為采地是則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劒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胥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强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印陵之師隻輪不反斯蓋

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必急其憂與人同其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籍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

淫虐代益驕侈離宫别館切漢淩雲或形人力而將盡
或名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
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巳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
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
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
私門妻子不之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
惟補葛南陽太守敝布嚢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知
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

廣民無定王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雎上音雎下音疽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從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應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

已還餘風之弊未盡勲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晉氏失御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横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心未康自陛下頃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

名言象所絶畧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烝烝勞而不倦
大舜之孝也訪安内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
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
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
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
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
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營
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産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之感

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廪空虛聖情矜愍勸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虡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絶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詞纔日昃必命才學

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雕琢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

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欲其胄裔承守為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況下此已還而欲以父取子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絶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政欲留之也而欒黡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行隨

器方授則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福禄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也

太宗問左僕射蕭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屛秦置守令二世而絶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

太宗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曰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禄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税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倶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地内難以犇赴

宋神宗時蘇頌上論王公封爵故事疏曰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正元二年五月勑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宴集請依天寶三年禮部詳定勑親王嗣王任畀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

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正元四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爵雖高官或下列於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已後宜列於本官班之上正元二十一年五月勅御史臺奏准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叙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

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已上書見禮閣新儀國朝故事惟親王恩禮優異外餘郡王嗣王國公郡公縣公皆無異禮惟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薨子得襲封為嗣王永徽元年濮王泰薨立其子欣為嗣濮王垂拱初章懐太子賢薨授其子守禮太子洗馬為嗣雍王嗣王薨子皆襲封嗣韓王納官至員外祭酒卒以其子璩為韓王國子員外司業有不襲封者嗣曹王皐薨子道古為朝官不襲封有降爵為公侯者荆王元景坐法賜死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子長沙嗣仍降為侯嗣楚王靈夔薨子福嗣降爵為公有初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嗣舒王津天寶二年卒子滌嗣至天寶九載封

嗣舒王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者韓王納幷子璩之類有加銀青階者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有為諸衛將軍者嗣霍王暉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有為員外洗馬者嗣徐王茂卒子延年除員外洗馬為嗣徐王有為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者皆出朝廷一時之命即無定制其恩禮厚薄以封户多少為限中葉以後封户皆為虛名今所不用本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謂宜先委禮官及兩省參詳定制然後行之

哲宗時宣德郎華鎮上言曰世或有謂周以封建而天

下強其弊也陵奪秦以郡縣而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枉過正數十年間七國内向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強臣無憚坐移龜鼎唐重方鎮浸以強大久而不變至於滅亡因謂法有必弊國有定勢法弊而勢偏不知矯革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抑亦未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賈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強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世之後彼

制置之失者也禍亂之幾其初皆已暴見第未有强者發之爾茍有强者則如范陽之起於天寳此賈傅所謂火未及燃者也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以爲論至於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强弱定脩短之期數者也試粗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之力維之以法統之以道率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陵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陵奪之漸也

後世浸强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法自專并吞無禁縱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耄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於强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强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於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强大僭亂不軌無屏翰之益孝武而

下列國微弱等於郡邑無磐石之勢東京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惟繁苛慘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親諸侯殆無救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

下無道封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制國之勢果在封建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奪之有哉湯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於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浸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傳之四世至中宗而

喪其寶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禹湯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微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蓋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亂而

知自勉輕為興造而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紀綱法度經制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貽謀者固已跨絶漢唐簡雜之術兼該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教化光濟丕烈真宗總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乎法宫

之中明堂之上味廣成之訓師黄帝之治以清静無為涵養天下仁宗檢身以儉撫民以慈敬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寵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熙熙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資知人間之利病即位之日振權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治具奮揚聲

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澟澟然中夏之威稜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恕忠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盛未之有矣考之以古凖之以今國之强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顧人主之德何如爾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隆道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知太常禮院劉敞上奏曰臣等伏見周禮封爵諸侯皆有命書典策又有約劑書於宗彝及漢封功臣亦有丹書鐵契藏之宗廟誠以封爵之事傳世無窮不可不慎重其禮且以防後世之爭辨也本朝慶歷中始為諸王置後傳襲其時上恩雖厚而有司典策不備約束不明昨因邢國公世永亡殁冀王越王兩宮爭訟尋求故事以斷是非自中書宗正寺禮院史院皆無文書可以討論然亦非有司有所墜失也臣等以謂諸宮傳襲封國

者甚多今不為造作約束恐後日常有紛競不已宗室争辨薄義傷化甚非美事本朝制度雖不盡用三代自當因宜立憲著為律令使可遵守藏之大宗副在中書太史禮官貳之合於周禮之宗㚒約劑漢氏之丹書鐵契傳示無窮於體甚便欲望朝廷特賜詳酌下禮官等

參議施行

畢仲游上言曰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

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知郡縣之為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為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脩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于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强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為諸侯郡縣則為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于厚所以惑封建不如郡縣

者也夫三代之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於末世晚路則皆歸於亂亡是故不繫於勢輕勢重而繫於為上者善惡得失也為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為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獘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而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

有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八百國而後卒有封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為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裂八百益衰則併為數十又併而為十二又併而為九又併而為六遂皆併於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封建之本意制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為三十六郡置郡守與

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為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於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剗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為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强弱故未有不奪於强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自天寶以後常變郡縣為藩鎮而大借其權矣及正元之間藩鎮節度勢强而力驕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情天子為賜鐵券尚宗室而無益也以

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外强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强則患生於外外弱則患生於內患生於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於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為諸侯諸侯者為國國則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

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以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為牧守牧守者為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强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强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於外於內則日月劘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

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禄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禄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又可治不可治之實也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於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於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則可久之患亦無有也故可久之患生於上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如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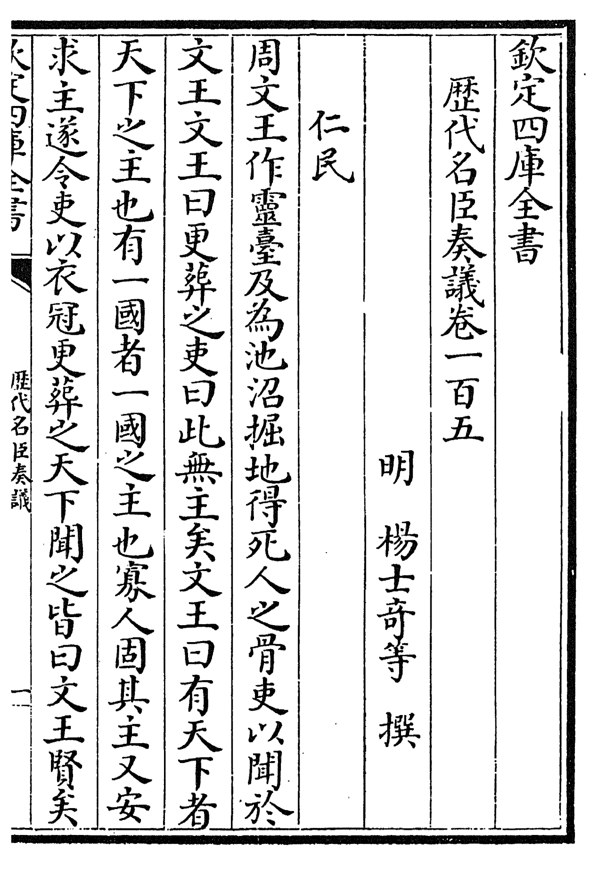
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不可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由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途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

封國二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絶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於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末然也前日貝州之役智高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四夷無慮畜積豐富兵力盛强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

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為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於今日必成於後世不可不改也為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為守以宗屬之賢者然後封為侯如皇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强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為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有改者也及乎四夷益服積儲益富兵力益衆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天下為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能相并者是萬世之計

而得其本意也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仁民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

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寳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文王問於吕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

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

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

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

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公嘗賞賜及後宫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宫與臺榭君之玩

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息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布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

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廚庖有肥魚廐有肥

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之

漢高祖十二年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

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摇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武帝拜卜式為中郎式初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

魏文帝時御史大夫王朗上疏曰兵起以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於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雞鳴

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昇平今遠方之寇未賔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懐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

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寛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强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明帝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産没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廷尉高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

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寛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柔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

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吳大帝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行騎都尉駱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頼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悳侯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

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内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虚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

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閒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産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朞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綜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帝感綜言深加意焉

嘉禾六年謝淵謝宏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

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

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

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

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

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烏程侯皓徙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

事多謬黎元窮匱左丞相陸凱上䟽曰臣聞有道之君

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
者其樂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
民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
紂君明暗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灾而民命盡無為
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
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
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邉無事當務息役
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

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失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强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

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

東晉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寗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

已令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虚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所啓事付外詳擇

安帝時劉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虚為

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絶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畧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内憑接揚豫藩屏所

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
耳今江左區區户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
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耻況乃地在無虞而
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
去火者哉自州郡邉江百姓遼落如郵亭險閡畏阻風
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
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
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

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涖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且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後魏太武帝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尚書令鉅鹿公劉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頼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懐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内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

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勲高者受爵功甲者獲賞
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
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
水害頻年不收就食它所臣聞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應
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摧彊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
神協暢若與兆民共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
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宣武帝時侍中源懐表奏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灾旱

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禄四人已上奪禄一周北鎮邉藩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邉隅事尠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從之

隋高祖以山東民多流宂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邉

塞皇太子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猒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輙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唐太宗即位初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請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無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貞觀中上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

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帝又嘗謂黄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亡滅煬帝

夫國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何須儲蓄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太宗曰隋煬帝求覔無已内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覩此但以清靜撫之令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魏徵對曰堯舜撃壤而歌亦云帝力何有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

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
在時君耳徵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
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
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
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
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
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逐獸碭入大

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

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
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
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魏徵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
今人澆薄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
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
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
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須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魏徵對曰古者

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
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高宗永徽中來濟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容問
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
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
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
由是言之省繇役馭下之宜也
高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

馬萬匹帑廥寖虚知左史張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為減廐馬數千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

牛再瘦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两州無復丁田
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户口奸豪掠買
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
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
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
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成均祭酒平章事李嶠諫
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

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

中宗景龍二年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代宗大歷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德宗貞元十二年京兆尹李實言於上曰今歲京兆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

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閲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静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青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時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産業送上都翰

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
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不道之告陛下哀憫無告為之弔
伐變愁怨之氣為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
錡家所積錢帛皆斂於人或有酷發冤濫之徒斃其身
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
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
播聞四海非所以戒遏亂畧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下
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

西百姓令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歎久而從之

時擢李渤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剥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鄜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户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户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之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

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茀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
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
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
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
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
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
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

領必恐貧病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縁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録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它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飰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聞奏

後唐明宗嘗問中書侍郎馮道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

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溫仲舒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别殿仲舒以為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戍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

庶太宗嘉納之

太宗嘗燈夕設宴宰相呂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同列多其直諒

至道一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敻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

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畆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

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僭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

真宗時知處州楊億上奏曰臣獲領郡符合求民瘼苟

自圖於紙默是上負於憂勤儻有救於瘡痍亦無辭於
鼎鑊臣竊見龍泉縣松瞿小梅松源三處酒坊一年共
趂辦額錢壹阡玖貫捌伯壹拾玖文足並是勾當人自
備麴米本柄醞造沽賣收趂上件淨利錢數納官自來
州司枷項差勒人員軍將須管甘認勾當並皆破貨家
業及身命償官并均攤干繫人填納臣自到任所深訪
其由蓋是往年王師討伐江南龍泉乃其境上錢俶多
調發卒士防遏邊陲此時榷酤甚獲其利縣民張延熙

貪婪無識遂入狀添起虛額買撲勾當自江南平定錢俶進納土疆書軌既同幅員無外所遣丁卒皆已罷歸遂致酤賣不行課利虧失元買撲戸並盡底破賣家産塡納不足只有身命償官州司又不敢陷失舊額須至差勒平民以至籍入家財通納身命蠹傷和氣流患生人百姓亦嘗詣闕披陳詔下三司相度雖行剌問尋便供申所司唯聚斂是圖陸沈無報瘡痍益甚寃痛彌深又況龍泉縣連接七閩彌亙千里山川險絕閭舍稀踈

所是三處酒坊並皆越在草莽數間小屋僅庇風霜雖有榷酤之名全無醖釀之具蓋是勾當之人相承敗闕興創不成須至破賣田園遭離刑辟見今勾當人並係徵欠司枷項徵督每三數日一度就科蓋省司之益峻課程官吏之懼於書罰縱加決責何以徵填擠溝壑而可期扣閶闔而無路臣備見此事深究其由自以受兩朝之聖知忝百城之憂寄有所聞見豈敢緘藏雖獲罪以猶言庶期死而得請伏望皇帝陛下念遠民之塗炭

採微臣之芻蕘更詢相府之訏謨勿令計司之闗決儻謂狂瞽之有實所侵功利以非多舊額之中減其大半人乃受賜天實聽卑苟事下於有司必謹守於舊制王澤既壅民病愈滋雖龔黃臨之亦不能為理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始盡放天下逋欠寰海之内歌舞太平雖甚盛德無以加此又自守郡之後屢奉詔書莫不以優卹為先未甞以課利為急百姓既足長府自然有餘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臣忝預諫列獲佩郡章早受持達

之知敢辭進越之罪祈天俟命伏切愚衷干犯宸嚴無任戰汗兢惶激切之至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寛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實繁山澤之間舉無遺

利賦税之外復有遠倉或水旱為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逢苟且之政必枕藉而死亡本非墮慵多值歉乏又京城之内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往往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泥塗號呼里閭呻吟道路聚為祲厲甚傷化風陛下仁被草木恵及昆蟲惟此天窮未霑王澤臣欲乞依有唐故事創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句三京給田十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

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已下八十已上仰州縣察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資聖筭和氣浹洽可召豐年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户飢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緣邊漢户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内帑物帛委邊臣漸次

收贖陷蕃漢户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邉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于後代乞不降出

慶歴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乞止絶河北伐民桑柘劄子曰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令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絶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

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敵人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為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騷擾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桒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它郡盡皆效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桒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

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
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
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
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元非
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
抵當者並令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
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

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憂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歴觀前後赦文凡有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行臣竊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葢先帝以恩詔每宥逋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係追逮益為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之心唯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

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録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
此則恩出於上弊絶於下矣
拯又上奏曰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
主國家發恵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
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闗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
轉運使率㩭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
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
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

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竊聞見陜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它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唯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務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以圖厚賜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若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念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

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澇相繼亦當寛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甞不以寛民䘏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欝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外不得非

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趂辦勿許擅
用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
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
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
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
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
則海內幸甚

拯又論歷代并本朝戸口䟽曰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

德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户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户口記籍莫得其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户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户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

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

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戸口各有數十萬太祖
皇帝建隆之初有戸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
取劒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戸口方逾百萬至
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戸太宗皇帝至道
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
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
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戸一千
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三

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户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户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寛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天閼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拯權三司使又請罷天下科率疏曰臣伏見自西寇已

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爲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顔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爲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絶無名之率爾若乃横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飢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内此

乃心腹之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須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産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産路分専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户内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専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仁宗御邇英閣讀正税養民篇覽歴代户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知審官院梅詢對曰先

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羡賦斂無
藝則版籍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
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
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